

鳴鏑虎云

鳴鏑風雲錄

(三)

梁羽生著

目 录

- 第六十九回 有情喜得重相见
无计难防敌再来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七十回 击退魔头逢旧友
找寻爱女到中原…………… (17)
- 第七十一回 名利诱人嗟上钩
是非陷阱切宜防…………… (33)
- 第七十二回 骗局拆穿惊少侠
真情流露走娇娃…………… (49)
- 第七十三回 相府豪门藏敌使
少年侠士陷图圉…………… (65)
- 第七十四回 窃取武功施诡计
闯开虎穴见恩师…………… (81)
- 第七十五回 权臣误国殊堪叹
义士遭危亦可哀…………… (97)
- 第七十六回 何惧孤身斗强敌
却从群盗悉芳踪…………… (113)
- 第七十七回 折服强徒寻旧侶
要从虎穴会情鸳…………… (129)

- 第七十八回 陷阱暗惊防世伯
深闺却喜结知交…………… (145)
- 第七十九回 谎话谣传迷侠女
绝招偷学骗佳人…………… (161)
- 第八十回 折节纳交藏险诈
谈词论世现真形…………… (177)
- 第八十一回 私隐难宣心自苦
诡谋巧布计何工…………… (193)
- 第八十二回 铸错难翻悲失足
忤情何不早回头…………… (209)
- 第八十三回 输他覆雨翻云手
愧负嘘寒问暖心…………… (225)
- 第八十四回 深情依旧铭心版
邪毒犹如附骨疽…………… (241)
- 第八十五回 恶斗华堂惊大吏
潜踪幽谷觅佳人…………… (257)
- 第八十六回 太息难圆鸳侣梦
何堪惆怅故园情…………… (273)
- 第八十七回 虽同患难非良伴
莫测高深暂结盟…………… (289)
- 第八十八回 点破迷蒙消隐患
似曾相识惹疑猜…………… (301)

- 第八十九回 医馆诡谋嗟鬼域
太湖喜见赛华陀…………… (321)
- 第九十回 避世只缘曾失足
忤情何不再回头…………… (337)
- 第九十一回 生死茫茫忧故友
恩仇惘惘念新知…………… (351)
- 第九十二回 一战群雄驱巨盗
重来少侠入苗疆…………… (367)
- 第九十三回 识破鬼胎终反目
智擒贼子讯奸谋…………… (383)
- 第九十四回 深入苗疆寻爱侣
误投罗网醉奇花…………… (399)
- 第九十五回 无义亲姑萌恶念
有情蛮女护檀郎…………… (415)
- 第九十六回 痴男怨女成佳偶
异丐奇人逐恶魔…………… (431)
- 第九十七回 惊见荒原来玉女
相逢陌路斗强仇…………… (447)
- 第九十八回 镜破钗分怜弱息
珠还璧合庆团圆…………… (463)
- 第九十九回 强中更遇强中手
恶人自有恶人磨…………… (479)

- 第一〇〇回 联手二奸施毒计
伤心一曲寄深情…………… (495)
- 第一〇一回 廿年方洒坟前泪
万事无如劫后哀…………… (511)
- 第一〇二回 往事堪嗟怀玉女
余威犹足退凶徒…………… (527)

第六十九回

有情喜得重相见
无计难防敌再来

濮阳坚的“化血刀”毒功就是那日在仪醪楼上，给公孙璞破了的，至今尚未重新练成，自是把公孙璞恨如刺骨。

郑友宝笑道：“大师兄，师父可是要留下这小子呢。”

濮阳坚道：“将他一刀杀了，还是便宜了他。嘿嘿，不用师父吩咐，我也不会这样便宜他的。”

郑友宝道：“对，先给他多少折磨。”

濮阳坚道：“我捏碎这小子的琵琶骨，先把他的武功废了！嘿嘿，他破了我的化血刀，我废了他的武功，这正是叫做天道好还，一报还一报！”

濮阳坚只道公孙璞已中毒昏迷，放心的走到他的身前，弯下腰便要捏碎他的琵琶骨。

不料公孙璞忽地一跃而起，冷笑说道：“区区毒酒，岂能奈我何哉！”

只见他中指一翘，一条水线突然从指端射出。原来公孙璞佯作昏倒之时，却是默运玄功，把毒酒导引到中指之端。

濮阳坚骤出不意，给毒酒射上面门，两只眼睛登时张不开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公孙璞“砰”的一掌击出，濮阳坚那里闪避得开，摔了一个大筋斗。

郑友宝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慌忙拔刀出鞘，抢上去拦住公

公孙璞喝道：“且看是谁逃不出谁的掌心？我不屑杀你，

先废掉你的‘招子’(眼睛)!”左掌平伸一托对手肘尖，双指便向郑友宝的面门点去。

郑友宝曾经见过公孙璞和他的师父交手，深知他的厉害，他是为了救师兄，迫于无奈，才装腔作势，上前拦阻，怎敢与公孙璞真个交手？大惊之下，连忙后退。

濮阳坚抹干脸上酒水，跳起来叫道：“不用怕他，他支持不了多久了！”原来公孙璞一掌将他打翻，但这一掌却未能令他受伤，他是和公孙璞交过手，深知公孙璞的功力如何的，这一掌没有将他打伤，他自是知道公孙璞因要运功御毒，功力业已大减了。

公孙璞冷笑道：“料理你们这两个脓包，费什么事！”提起玄铁宝伞，一招“飞龙在天”，横击出去。“咣”的一声，郑友宝的长刀砍着宝伞，火花四溅，损了一个缺口，几乎掌握不牢。濮阳坚斜身一闪，锋利的伞尖从他胸前划过，也是“嗤”的一声，撕裂了他的一幅衣裳。

濮阳坚心惊胆战，却还是笑道：“师弟，我说得不错吧，这小子的功力是不是大不如前？哼，他用了玄铁宝伞，却连你的刀也未能打落！”

公孙璞猛击一招，只觉玄铁宝伞沉重非常，已是有点施展不开。

公孙璞知道气力渐弱，抛了玄铁宝伞，喝道：“叫你也尝尝化血刀的滋味！”反手一掌，掌心如血，掌势飘忽，濮阳坚和郑友宝都不禁心头一凛，以为公孙璞这一掌是向自己打来的。

濮阳坚是练过“化血刀”的，深知这门毒功的厉害，陡然看见公孙璞用“化血刀”来对付自己，焉得不惊？百忙中急忙倒纵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又摔了一跤。

郑友宝功力较师兄稍高，长刀弯转，削公孙璞左

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，意欲以攻为守，迫使公孙璞回掌护身。

那知公孙璞气力虽然大减，身法仍是不差，一个“搂膝拗步”，方位立变，郑友宝长刀劈空，公孙璞那一掌已打到面门，郑友宝吓得魂飞魄散，本能的霍的一个凤点头，横刀保护脑袋。下盘空虚，公孙璞一个弹腿，喝道：“给我滚吧！”踢个正着。这一腿虽是气力不加，也把郑友宝踢出了一丈开外。

郑友宝只觉头皮一阵发麻，也不知是否给他的毒掌沾上，滚到濮阳坚身旁，颤声问道：“大师哥，你给我看看，我是否受了化血刀之伤？”

公孙璞暗暗叫了一声惭愧：“想不到我今日竟要倚仗毒掌吓退敌人。”喝道：“你们两个脓包我还不屑取你们的性命，你们给我滚得远远的，省得叫我见了生气！”原来公孙璞刚才那一掌本来可以拍中他的脑门的，一念慈悲，这才改用弹腿踢他。

公孙璞正要抬起玄铁宝伞，忽见那个胖掌柜拿着一把算盘，摇摇晃晃的走到他的跟前，说道：“客官，你就想一走了之么？”

公孙璞冷冷笑道：“你请的好伙计啊，我要的是酒，他却给我在酒中加上药料。好吧，多少银两，你算清楚了，我给你就是。”

那胖掌柜拨拨算盘，的答的答的打了几下，说道：“你打伤我们两个客人，这账该当怎么算法，你自己说！”

公孙璞喝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你也是他们一伙！”

胖掌柜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现在才知道么？”大笑声中，那算盘已是向公孙璞胸膛推去。

来西门牧野算准了公孙璞必定要来给黄河五大帮会的

首脑人物治伤，禹城乃是必经之路，他到了禹城，十九会到仪醪楼喝酒，是以派遣门下两个弟子和这个胖子先到禹城布置。这个胖子本是江湖大盗，给西门牧野收服，如今已是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武功还在濮阳坚和郑友宝之上。

他们到了禹城，便占据了仪醪楼，将原来的老板赶走，伙计也换了他们的人。

“胖掌柜”这把铁算盘其实乃是一件奇门兵器，擅能锁拿刀剑，如今用来对付公孙璞一双肉掌，自是更占上风。

公孙璞右掌划了一道圆弧，左掌推出，这一招“见龙在田”本来是威力极强的掌法，可惜公孙璞只剩下三成功力，一掌推出，只不过把那铁算盘稍稍推开。胖掌柜一个转身，顺势一招“推窗望月”，铁算盘又来锁拿公孙璞的手腕。公孙璞的右掌若是仍然打去，五指就要给他算盘夹断。

公孙璞变招迅速，左掌一收，右手中食二指向胖掌柜门面挖去，这一招名为“驷龙探珠”，乃是败中求胜的招数。

胖掌柜笑道：“好狠的手法，可惜你已是强弩之末，奈何不了我啦！”衣袖一挥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公孙璞双指戳破了他的衣袖，却给他的铁算盘推过来，退了三步。

公孙璞心道：“可惜我已不能使用玄铁宝伞，否则正是他把铁算盘的克星。”无可奈何，唯有重使“化血刀”的功夫，镇慑强敌。

胖掌柜对他的毒掌亦是颇为忌惮，不过他的武功可要比濮阳坚、郑友宝好得多，攻守兼施，他那把铁算盘也足可抵敌得住。

濮阳坚、郑友宝爬了起来，左右分上，又来夹攻，濮阳坚狞笑说道：“好小子，我倒要看你还能打得多久，嘿、嘿，你想跑出这座仪醪楼只怕是万万不能啦！”

公孙璞咬牙狠斗，越来越是感觉气力不加，还幸亏

三人对他的“化血刀”都是颇为顾忌，不敢太过迫近。

正在吃紧，忽听得守在梯口的两个“伙计”齐声怒斥，“臭小厮，给我滚出去，这里是你要来的地方吗？”

话犹未了，只听得轰隆轰隆的声音，那两个伙计滚下楼梯，一个满面煤灰的小厮却走上来了。

那小厮道：“我有钱就来这里喝酒，你管我是什么人。哼，你们才是臭不可闻的大坏蛋！”

公孙璞一听得这小厮说话的声音，不由得惊喜交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原来这个小厮不是别人，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宫锦云。

宫锦云第一次在仪醪楼与他相识的时候，是作捡煤球的小厮装扮的，如今正是和那天的装扮一模一样！

公孙璞失声叫道：“宫姑娘，你来了！”

那胖掌柜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什么，你是黑风岛主的女儿，你来作甚？”

宫锦云笑道：“我本来是来喝酒的，如今没酒可喝，但却有架可打，那我就只好和你们打架玩玩啦！”

濮阳坚喝道：“把她干了！”他们这边三个人都是同一心意，既然不能善罢甘休，那就必须把黑风岛主女儿杀了灭口，方能免除后患。

三个人没有预先约好，同时向宫锦云出招，这就给了公孙璞一个可乘之机。只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郑友宝着了他的一掌。你的功力虽然大减，这一掌郑友宝也仍是经受不起，骨碌碌的从楼梯直滚下去。

宫锦云笑道：“打得好，这正是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！”

错郑友宝爬了起来，本来还想上楼再斗的，听了这话，却不料大吃一惊，冷汗如雨。宫锦云说的是“以其人之道还治

其人之身”，话中之意，不啻告诉郑友宝知道，他中的是“化血刀”的掌伤了。

郑友宝没有练过“化血刀”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此时他已跌得浑身酸痛，心里想道：“受了‘化血刀’之伤是决不能再用力，上去也帮不了师兄的忙，还是赶快回去请师父救治要紧。”于是不敢上楼，爬了起来，一溜烟的便跑了。其实公孙璞用的却并不是“化血刀”的功夫。

那胖掌柜武功最高，三个人同时出招向宫锦云攻击之际，他陡地瞿然一省，身似陀螺疾拧，“铁算盘”转了过来，挡了公孙璞的一招，叫道：“你对付那丫头，我收拾了这小子再来帮你。咱们不可自乱步骤。”

濮阳坚曾经和宫锦云交过手，暗自思忖：“这丫头本领有限，我虽然失了毒功，杀她谅也不难。”说道：“好，你专心对付那小子吧，杀了那丫头我再来帮你。”他的武功还不如那胖掌柜，口头上却是要好胜争强。

宫锦云笑道：“濮阳坚，你已经是给拔了牙的蛇了，还想咬人么？”濮阳坚大怒，呼的一掌便打过去，喝道：“杀你这小丫头何须要用毒功！”

宫锦云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是么？”笑声中衣袂飘飘，倏的一剑指到了丹田，濮阳坚大吃一惊：“这丫头的功力怎的精进如斯？”饶是他闪得快，剑光过处，也削掉了他的一幅衣袂。

原来宫锦云自从和公孙璞相识之后，得公孙璞传授她的正宗内功心法，这一年来颇有进境。而濮阳坚在一年前给公孙璞废了毒功，本身的功力，也多少受了影响，迄今仍未恢复如初。此消彼长，即使只以功力而论，宫锦云亦已高于他。

宫锦云的剑法是黑风岛不传之秘，招数的精妙，由得

濮阳坚之上濮阳坚不能以功力荡开她的长剑，越战越是惊慌，十数招，宫锦云喝声“着！”一剑从他右肩穿过！

濮阳坚声吼叫，喝道：“臭丫头，你敢伤我，我要你的命！”口里这说，脚底却似抹了油，一转身跳出窗口，便即跑了。跑老远，不见有人追来，这才扬声叫道：“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，总有一天，我要取你这臭丫头的性命！”

宫锦云哈哈笑道：“落水狗自称君子，你这狗面皮之厚，倒是可以得世上无双。可惜我现在没有功夫打落水狗，由你去吧！，嘿，这里还有条咬人的恶狗，且待我把它打得变了落水再说。”

胖掌又惊又怒，恼怒濮阳坚和郑友宝，只顾自己逃跑，丝毫不讲江湖义气。心里想道：“好呀，你们会跑，难道我就不会跑吗？”

本以他的武功，抵敌公孙璞和宫锦云二人，还是可以应付得的。因为公孙璞要一面运功疗伤，此时已是快要到了强弩末的境地了，但他一来因为知道宫锦云是黑风岛主的女儿，心里不无顾忌，他与宫锦云未交手，也不知是否胜得过她。心想纵然能够伤她，杀不了她，给她逃回去告诉父亲，自己这条性命也要丧在黑风岛主之手。二来见濮阳坚和郑友宝已经给她杀得大败而逃，心里也就未免着慌，不敢恋战。

宫锦云身似水蛇游走，唰、唰、唰疾攻数剑，胖掌柜无心恋战，把铁算盘推出，锁住宫锦云的剑尖，说道：“小丫头不可进太甚。”一个转身，抛开了铁算盘，也从窗口跳出去了。

宫锦云道：“你吃饭的家伙丢了，这掌柜你可当不成啦！”错过姻缘，胖掌柜一失算盘抛下，哈哈大笑。

却想不到胖伙计在她的笑声中逃得干干净净。宫锦云也

不理睬他们。

公孙璞喘过口气，说道：“锦云，我真是做梦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得着你。”

宫锦云笑道：“为什么想不到？你应该想得到，你答应给那些人治伤，我能够不算准日期赶来会你吗？”

公孙璞心里甜丝丝的，说道：“锦云，你真好。是呀，我的确糊涂，应该想得到你会来的。”

宫锦云道：“闲话少说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公孙璞道：“没什么，他们用毒酒害我，毒气已给我驱除八九了，害不了我的，你别担心。”宫锦云道：“好那咱们在这里吃喝饱了再走，你可以在这时候慢慢驱毒疗。”公孙璞道：“你还在这里喝酒？”

宫锦云笑道：“不会再有毒酒的了。你吃了半顿，我可没有吃过呢。仪醪楼的佳肴美酒，岂可错过。不吃个饱，那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吗？”

刚说到这里，只见厨房里走出七、八个人，为首的是个腰系围裙、满面油光的胖子。宫锦云笑道：“大师傅，你受惊啦。”

原来这胖子乃是仪醪楼的大厨师，其他的人，有酿酿酒师傅，有的是“二厨”、“三厨”，总之都是在厨房干活伙计。要知濮阳坚和那“胖掌柜”霸占了仪醪楼，楼面的伙计可以掉换他们的人，厨房里的伙计却非保留原来的旧人可。

大厨师率领一众伙计向他们二人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，说道：“多谢两位大侠，给我们赶跑了恶人。两位要吃什么东西，尽管吩咐。”

宫锦云笑道：“想不到我这煤黑子也变作了大侠啦。好，且待我想想要吃什么。对，公孙大哥，我们就要菜式好不好？”

公孙璞道：“你还记得？”只听得宫锦云已在念道：“清蒸黄河鲤鱼、玉树鸡、翡翠羹，排南（最好的火腿），油炆竹笋。公孙大哥，你瞧一瞧是不是那天所点的菜式，还有没有遗漏的？”

公孙璞笑道：“你的记性真好。”宫锦云道：“你和我也是那天的装束，只可惜少了珮瑛姐姐。你还记得吗，那天你和我都几乎给赶下楼去，后来是珮瑛姐姐请我的客，我又作你的东道主人。”

其中一个伙计还记得当日的事，笑道：“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们两位可别见怪，今天让我们用心做好菜肴，孝敬你们两位。”

过了一会，厨房里端出酒菜，殷勤招呼，宫锦云抹干净了脸上的煤灰，现出一张俏脸，笑盈盈的说道：“公孙大哥，你不怪我和你开这个玩笑吗？我给你敬酒啦。”

公孙璞道：“韩姑娘和谷大哥我都见过了。谷大哥现在江南，我就是在七八日前和他分手之后才来这里的。”

宫锦云道：“他们两人怎样了？”

公孙璞笑道：“早已和好如初了。说不定待咱们回到金鸡岭的时候，正好赶得上喝他们的喜酒。”

宫锦云道：“是吗？江南好不好玩？”

公孙璞道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这两句话果然名不虚传。对啦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和谷大哥在杭州的时候，曾经到月老祠求过签。”

宫锦云道：“求得什么签？”

公孙璞道：“两支都是上上签。月老祠那副对联真有意思，我念给你听：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；是前生注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我一求到上上签，就知道咱们一定还会重聚的，但却想不到今天就能见着了。”

宫锦云粉脸通红，嗔道：“你本来是个老实人，几时学得这样油嘴滑舌的？”其辞若有憾焉，心实喜之。

公孙璞道：“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啊，难道你不想见我么？”

宫锦云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想见你，我老远的赶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明知故问，不和你说了，罚你喝酒。”她心中充满蜜意柔情，终于把真情流露了。

公孙璞更是心花怒放，笑道：“对，仪醪楼天下闻名的美酒，若不痛痛快快的喝它一顿，那就正如你刚才所说，是如入宝山空手回了。好，我喝，我喝！”

宫锦云见他接连喝了几大杯，不禁又有点为他担心起来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的酒量似乎并不怎么好，可别喝醉了。”

公孙璞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醉的。”

只见他的头上散发出热腾腾的白汽，这团白汽越来越浓，好象一团浓雾，空气中也弥漫着酒香。原来他正在以上乘内功，把体内残留的毒质，化成汗水，散发出来。上乘内功，借着酒力，功效更大。

宫锦云大为欣羡，说道：“大哥，相隔不过一年，你的内功又增进了不少啊！如此精妙的内功，不知我几时才能练到？”

公孙璞道：“你刚才打败了濮阳坚，本领也是大胜从前了啊。以你这样的聪明。用不了几年，必定可以赶过我。”

宫锦云笑道：“那可得要你这位老师悉心指点才行。”

公孙璞笑道：“第一，我这点本领可不配做别人师父，第二，我也不敢收你这个弟子。我只想——”

宫锦云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，截断他的话笑道：“不许你油嘴滑舌。好啦，我知道你是怕教会徒弟打师父是不是？”

两人正在说笑，忽听得楼下一个伙计说道：“楚大爷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不过你老可来得有点不巧呢，小店刚刚出

了一点事情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一个人业已走上楼来，正是黄河五大帮会的副盟主楚大鹏。今次这个约会，就是他和公孙璞订的。

楚大鹏走上楼来，哈哈笑道：“我就是因为知道你们这里出了事情，这才赶忙来的。哈哈，公孙少侠果是信人，我们都在盼望你呢，想不到你早已来了。官姑娘，难得你也一同来到，这更是喜上加喜了。”

官锦云淡淡说道：“我可帮不上你什么忙。”

楚大鹏道：“我帮不上你们的忙才是真的，官姑娘，你刚才把濮阳坚打得夹着尾巴逃跑，真是令人称快！”

官锦云笑道：“原来你早已来了，躲在附近，是不是？”

楚大鹏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姑娘明鉴，我可惹不起他们。”

公孙璞道：“多谢你来接我，你既然来了，先喝两杯再走吧。”给楚大鹏倒了一杯酒，接着问道：“你那几位朋友的伤势没有什么变化吧？我记得是后天才到期的。”

楚大鹏道：“还是象平日一样，早午晚发作三次，发冷之后跟着发烧。海砂帮的洪副帮主似乎稍重一些。”公孙璞道：

“不用担心，我会替他治好的。”

楚大鹏忽地放下酒杯，神色有点古怪，向官锦云问道：“官姑娘，令尊没有来吗？”

官锦云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，你是听说我的爹爹来了吗？”

楚大鹏道：“这倒没有。不过我以为姑娘来了，他老人家或许也会来的。我们五个帮会的弟兄都愿意听他老人家的号令，非常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光临呢。”

官锦云淡淡说道：“是吗？可惜这件事情，我可没有告诉爹爹。我到你们这里来，爹爹根本不知道。”

楚大鹏好象有点失望，却也没有再说什么，低下头又